

# 一张未送出的贺卡

□葛鑫

回老家帮爸妈整理储藏室的时候,从一本旧书里掉出来一张泛黄的贺卡,回忆便如潮水般涌了出来。那是一段关于青春、关于暗恋的故事。

故事发生在三十多年前,那时的我是一个普通的高三女生,心中满是对未来的憧憬和对爱情的懵懂。高三的生活紧张而充实,每一天都被安排得满满当当的。然而,在这紧张的氛围中,却拥有了人生中第一次心灵的悸动,那是关于一个男生的记忆。他,是我们班的班长,一个阳光、帅气、才华横溢的大男孩。每当他站在讲台上,用那浑厚有力的嗓音宣布班级事务时,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抬头望去,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情愫。

我们时常会在考试后聊天,分享彼此的学习心得和生活点滴。有时,放学路上也会一起走,虽然话不多,但那份默契和温暖却足以让我心跳加速。我知道,我已经悄悄地喜欢上了他。

快过年的时候,校园里弥漫着一股节日的气氛。大家开始互赠贺卡,用文字传递着彼此的祝福和心意。我也精心挑选了一张贺卡,画面背景是一片静谧的星空,下面一个小女孩正在抬头仰望,好像在看星星。我认真地在贺卡上写下了一首小诗:“含蓄也是一种风格/在月光的轻纱下/我寻觅着你的身影/它如微风中的细语/轻轻拂过我心间……”这首诗,是我对他的情感最真实的写照,含蓄而深情。

那天晚上,我们班要举行联欢晚会。作为晚会的主持与策划,我早早地就来到了教室。他也早早地来了,我们一起布

## 岁月的依托

□李丽华

记忆里,奶奶一直独自生活,她的身影总在小院中穿梭,忙碌中透着点儿寂寞。小时候的我不懂,她为何坚守老宅。后来才明白,许多小生命的依托,让她的世界泛起了柔软的光。

小时候,家人忙碌于城里的生意,奶奶只能跟鸡群做伴。清晨,奶奶清扫完院子,从围裙的口袋里掏出一把稻米撒向地面。小鸡们听见动静,从四面八方飞奔而来,争先恐后地围在奶奶的脚边啄食。奶奶弯下腰看着它们,嘴角浮起一丝笑意,眼角的皱纹在阳光下更深了,微弱的光亮中隐约透出一丝孤独和释然。她轻轻抬起脚,避开一只调皮的小鸡,温柔地说:“都别抢,够你们吃的。”说完,她又转身去鸡舍继续打扫。有了这些小鸡的陪伴,奶奶用满满当当的日子,消解了孤寂。

随着我上小学,奶奶的身体越来越差,情绪也常常低落。一天,她从集市带回一只雪白的小狗,自此,小狗成了奶奶的影子,白天陪她在菜园里忙活,晚上蜷在她的脚边入睡。渐渐地,奶奶依赖起它,连看鸡都少不了它的“帮忙”。一次,奶奶生病卧床,小狗安静地守在床边,

## 煎饼烙出的母爱

□吴晓兰

小时候,家里条件艰难,母亲为了保证我们上学的口粮,每周都会烙很多煎饼。我常见她手中拿着铲子,把面糊一圈一圈地刮到鏊子上,添几把柴火,直到它们变得金黄焦脆,香气四溢。

为了让我们吃得更有营养,母亲会在煎饼上打几个土鸡蛋。那时,每次吃到蛋香味的煎饼,总会觉得那一天特别幸福。烙煎饼时,每次都烟熏火燎得厉害。母亲蹲在灶台前,汗水不停地从额头上滑落,整个脸庞因高温而泛红。她脖子上搭着一条毛巾,不时拿起来擦拭汗水,湿透了又拧干。一天下来,母亲不知要擦多少次脸,拧干多少次毛巾。晚上,母亲再把煎饼一张张地叠好,装进袋子里。以便第二天我们带去学校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我能在学校安心读书,离不开这些藏在煎饼里的爱。

我上高中后,母亲为了攒学费,就在姥姥家租了地。每到周末,她会到姥姥家烙好的煎饼带回来,没有代步工具,母亲只能步行。有一年冬天大雪严寒,母亲将煎饼包好

置教室,一起给教室挂上了拉花。他站在黑板前,用那刚劲有力的笔触写下了“元旦快乐”四个大字。我看着他的背影,心中涌起一股暖流。那一刻,我仿佛看到了我们未来的无限可能。

我回到座位上,拿出早已准备好的贺卡,打算找个机会给他。可是,当同学们陆续来到教室,我的心跳因开始加速,手中的贺卡仿佛变得千斤重。我犹豫着,最终还是把贺卡塞回了书包里。就在这时,他不知何时站到了我的课桌前,手中拿着一张贺卡,微笑着对我说:“新年快乐,希望你心想事成。”我一时愣住了,不知该如何回答。慌乱中,我挤出一句:“新年快乐,不好意思,我都没准备……”他笑着摇了摇头,说:“没关系,希望你考到理想的大学!”

那一刻,我的心仿佛被什么东西轻轻触动了一下。我看着他手中的贺卡,再看看自己书包里的那张,情绪变得很复杂。那张贺卡,最终还是没送出去。我知道,我错过了这个机会。

晚会开始了,我们八个人一起跳了集体舞。在欢快的音乐中,我尽量让自己不去想那张贺卡的事情。然而,每当与他的目光相遇,我都会不自觉地低下头,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说的羞涩和遗憾。

晚会结束后,我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。月光洒在我的身上,我抬头望向天空,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迷茫和对过去的怀念。那张没有送出的贺卡,成了我心中永远的遗憾。

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,有些故事还来不及细细品味就已经成为过去。如今,三十多年过去了,再看到那张已经泛黄的贺卡时,那稚嫩的笔迹和含蓄的诗句,让我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。虽然那张贺卡最终没有送出去,但它却见证了我那段青涩而美好的青春时光。

偶尔发出低鸣声,像在催促奶奶快点儿好起来。奶奶摸了摸它的头,低声说:“有了你,我就不怕了。”病好后,奶奶的性情开朗了许多,常带着小狗坐在院里晒太阳,悠闲地侍弄花草。那只小狗成了她孤独时的良药,让她的生活重新泛起了温暖的光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,越来越多的小生命成了奶奶心灵的寄托。高中的一个周末,我回家时发现奶奶在喂一只流浪猫,却没有收养它。深夜,奶奶听见门外有动静,便悄悄起身,走进厨房舀了些剩饭和鱼汤放在门口。没过多久,一只灰白相间的小猫小心翼翼地走到门口,警惕地嗅了嗅,才慢慢低头吃起来。奶奶默默注视着,生怕惊扰它。吃完后,小猫甩甩尾巴,跳上墙头消失在夜色中。奶奶望着空荡荡的墙头,目光里带着怜惜与理解,喃喃自语说:“咱俩呀,都孤单,偶尔见见面挺好。”此后,奶奶每天都会准备好猫食,静候那只小小的“过客”。这一份尊重与守护,让奶奶在孤独中寻到寄托,继续一个人的生活。

岁月流转,奶奶的院子里每一个小生命都像被岁月托举起的星光,照亮了她独自走过的漫长日子。那些珍贵的瞬间,串联成悠长的歌谣,在我记忆深处轻轻回响,余韵悠长。

后,紧紧地捂在怀里。深一脚浅一脚,她一步一晃,小心挪蹭,生怕煎饼被雪水浸湿。那一路她走得很艰难,眼看天越来越冷,母亲的鞋子早已湿透,头发上结了冰,双手也冻得发紫。可是,当她回到家时,怀里的煎饼依然是温热的。她取出煎饼,确认完好无损的那一刻,才终于松了口气。我心里涌上一股暖流,可再看看母亲冻得发紫的嘴唇和双手,忍不住哭出声来。那些带着母亲体温的煎饼,一直是我学习的动力,也是母亲爱的最有力量的证明。

生下女儿后,我身体虚弱,胃口也一直不好。那时母亲来看我,还带着她的平底锅,我忽然很想吃煎饼。母亲开始变着花样为我做煎饼,用不同的谷物,搭配鸡蛋、肉丁或蔬菜。她常说:“妮啊,这煎饼虽简单,却是五谷杂粮,最让人踏实。”煎饼的香气弥漫,像是一股温暖的力量,唤醒了我的味蕾,也滋养着我的身体。慢慢地,我的气色红润了,身体也渐渐有了力气。

直到现在,每当身体不适或心情低落时,我总会回到老家,吃一张母亲亲手做的煎饼。每一口下去,仿佛那些烦恼都会随之消散,而我又重新获得了前行的力量。

# 最忆家书一封封

□宋红梅

冬日的暖阳洒在泛黄的信封上,刚劲的字体暖心、亲切,写着我的中专校址和名字。这是16岁时父亲写给我的第一封信。20多年过去,每每忆起,总会陷入无尽的思念中。

那年,我以588分考上中专。当时家中拮据,父亲东拼西凑,借来一万多元,亲自送我上学。我从小自卑,不善言谈,心思都用在在学习上。自豪的是,我是班里第一个文学社记者,所有班干部中唯一竞选出来的。元旦,作为新年礼物,我给父亲写信送去惊喜。细心的父亲欣喜之余,看出了我的小忧伤——不忍心让他为我受苦受累。父亲担心我会因此耽误学习,连夜写信安慰我,还附了一首诗,题为《贺女儿》:

捷报传来喜气飞,  
父母为你举酒杯。  
祝贺爱女有长进,  
更盼成才凯旋归。

晚上,父亲下班后去乡政府给我打来长途电话,不日,又寄来了汇款单。中专三年,我是老师和同学眼中最幸福的学生,一封封家书如约而至,《示女儿》《寄女儿》《盼女儿》《赠女儿》,如数家珍,镌刻在我的记忆中。那个明媚的年纪,不知倾注了父亲多少心血呢。

20岁,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,我毅然选择了半工半读,一边做家政服务,一边参加全国自学考试,立志三年内拿下河北师范大学毕业证书。洗衣、买菜、做饭,成了我的三点一线。每个灯火阑珊,我打开书本,记笔记、做习题,完全沉醉在汉语言文学的海洋中。两年间,我取得了6门课程的合格证书,在省级杂志陆续发表了《忘记道路》《我的大学》等10篇散文。

自考是艰难的,连续几次未过是常有的。一时间,我意志消沉,满面愁容。父亲深知决心动摇就会半途而废,即刻写诗为我助力:

爱女自学意志坚,顽强拼搏排万难。  
眼看胜利曙光到,现在正是黎明前。  
要学红梅不畏寒,傲霜斗雪迎春天。  
待到女儿成才日,庆功会上尽开颜。

那个寒冷的冬夜,我捧着父亲的亲笔来函,信心百倍,泪眼潸然。苦心人,天不负。一年后,我如愿以偿,成功上岸。

2012年元旦,我加入了河北省散文学会。机缘巧合,学会正在招聘编辑。领导看了我的简历,当时就说来学会干吧。父亲得知这个喜讯,第二天就骑车百里专程来看我,并写诗叮嘱:

闺女就职《散文风》,将父叮咛刻心中。  
工作牢记勤学习,业务务必快精通。  
接触良师虚若谷,广交文友情要真。  
但望爱女成大器,勇创辉煌永攀登。

那时,仿佛我和父亲两个人在工作,每一个细胞都被燃烧起来,欢欢喜喜,乐此不疲,有时下了班也不想回家。作者的快乐与忧伤,脆弱与苦楚,坎坷与富足,揉碎在字里行间,镶嵌在人生的版面。方寸之间,不知容纳了多少人的沧桑与过往。文字,让我的世界姹紫嫣红,多姿多彩。

从懵懂少年到成家立业,我已数不清父亲为我写了多少封信,多少首诗,我只认定,父亲是我这一路相伴相携的良师,难得的知己。

一世父爱,恩重难报。在这个冬日的美妙时光,我多想再收到一封父亲的亲笔信,朗读一首他为我新写的诗。然而,生死茫茫,遥遥相望,不知何时才能实现呢?

本版邮箱:yzwbwsh@163.com